

最是初心显本色

序《初心和本色》

陶雪亮(市直)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当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那嘹亮的童音《歌唱祖国》响起,我一下子热泪盈眶。

写下以上文字,不禁又回想起1993年9月23日,当看到电视直播里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仅以2票之差丧失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时,我也眼里泪光闪烁。

有时不禁反思,我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吗?看国庆阅兵直播会落泪,看《我和我的祖国》等红色电影会落泪,在采访中有时也会红了眼眶,哽咽着问不出话。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当有一天读到艾青的这句诗时,我有了深深的共鸣。或许,在我心中,也一直深藏着这样一份素朴的情感吧。

万事皆由缘起。今年2月下旬的一天,丽水市作协一位领导联系我,说下期丽水文学拟出一个庆祝建党100周年的专刊,约我写一个党员人物。这激发了我的灵感:这些年,我采写了100多位本土传奇人物,其中不乏优秀党员。建党百年,可谓真正的百年一遇,何不出版一部丽水党员人物读本,作为一个普通中共党员献给党的一份礼物。

我的爷爷,生前是一位老党员;我的父亲,也是党员,在部队入的党;我和弟弟,也都是党员。我将出书的想法告诉父亲,他很是赞同,鼓励我赶紧去做,也提醒我注意身体,别累着了。

要在七一前出版这样一本专著,显然时间已较匆促。当天下午,我就着手干了起来,从以前所有采写过的对象中先梳理出一个大范围名单,一一打电话核实,最终确定近30位党员,作为本书聚焦的人物。他们,来自丽水各行各业;他们,遍及丽水9个县(市、区);他

们,是丽水17.8万党员的先进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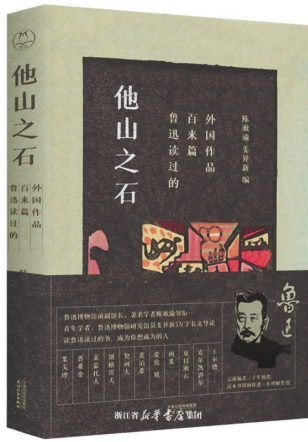
这些文章,有的是近两年写的,整理起来,相对简单。有的离采写已隔多年,有的甚至过去了十来年。十年,对于许多优秀的人来说,人生境界、格局已然更上好几层楼。所以不少文章只好推倒重写。

书中文章,许多曾刊登在《中国残疾人》《中国公路》《宣传半月刊》《美丽乡村》《浙江残疾人》《浙江工人日报》《浙江老年报》等省级以上刊物,其中浙江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宣传半月刊》就发表了5篇。一些还在宜巴杯全国公路人物特写大奖赛、丽水市浙西南革命精神主题文学大赛、丽水市四好农村路征文比赛等赛事获奖。

书中文章里的人物,有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供销系统劳动模范、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农民工,还有丽水第一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女代表、中国新闻奖获得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斯巴鲁生态保护奖获得者。有忘我拼搏、挥洒青春的年轻党员,也有抱着拳拳爱国爱乡之心、默默奉献余热的老党员。在近两个月的重访、采写过程中,当我重新走近他们,我不时被这一位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党员的博大情怀、使命担当,以及他们砥砺前行的精神,感动着、鼓舞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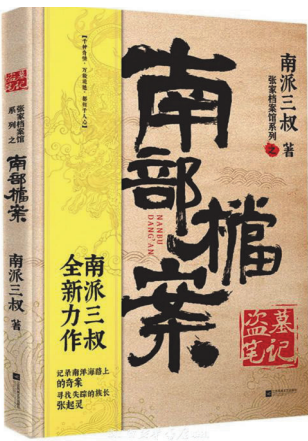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最是初心显本色。本书书写的,是新时期一个个党员的初心故事,他们用忠诚、为民、担当、干净的本色,为党员两字写下了亮闪闪的注脚。



《他山之石》

由鲁迅博物馆前副馆长、著名学者陈漱渝,以及青年学者、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姜异新联袂解读。书中还配有鲁迅亲手绘制的花边及亲手绘制的精美插画,本书制作精良,值此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推荐给广大读者阅读以及收藏。鲁迅是享誉世界的小说家,但他的经典之作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鲁迅明确说过自己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那么在创作为中国新文学奠基的《狂人日记》之前,他到底看过哪些百来篇外国作品呢?两位学者陈漱渝和姜异新历经三十余年孜孜不倦地探寻,终于解开了鲁迅研究领域的这个斯芬克斯之谜。



《南部档案》

南派三叔全新力作,记录南洋海路上的寻宝奇案,打造惊心动魄的文化探险之旅,寻找失踪族长张起灵,超级畅销书盗墓笔记系列;揭开张起灵一族的神秘面纱,感受神秘的南洋风情与人文探索;随书赠送:精美书签+《档案记录》笔记本!同名网剧《南部档案》将于明年开播,爱奇艺S级项目,南派三叔亲任总编剧!采用双彩封特种纸,高端工艺,精致编排,让读者拥有最佳的阅读体验。卷阅是张家的档案管理部门,管理错综复杂的档案归档,其中有包罗万象的各地事件,天体坠落、地下洞穴、反常的古尸,无法读取的地质勘探数据,无法判断用处的古代地下建筑等等,几乎囊括了所有可能的信息。

史铁生与他的地坛

叶禹孜(莲都)

一个青年在20岁的时候突然失去双腿是件不幸的事。变成残疾人,绝不在他的人生规划范围内。那青年,怀揣着青春期对世界和对自我的乌托邦式幻想,真挚又幼稚、希冀又单纯地期盼着。十天,一个月,最迟三个月,就算是三个月,能挨,也能熬。要么好,要么死,带着这种只有青年才具备的对事物简化且极端的理解,幻想着:到那时,我又能活蹦乱跳地出现在一起插队的同学们面前,昂首挺胸地。

万没想到一颗稚嫩且莽撞的心第一次与命运发生了如此正面的碰撞。上帝果然在娇嫩的脊髓上动了手脚。于是他开始拥有大把时间回忆,回忆陪伴自己20年的双腿,回忆脚踩在细软的鹅卵石道路上是何感受,回忆身体尚且健朗时从未注意过的一切。也许连吸入的空气都大不一样。他开始想象,想象要是没残疾,他会成为怎样的人物,成为社会上的哪颗旋钮,成为谁的心之所向,又会为谁怦然心动。当然最多的还是烦躁与恼怒。为什么是我?凭什么是我?这不公平,凭什么是我来承担苦痛,凭什么是我失去了未来的人生。

于是,他摇着轮椅,走进了地坛。

他走进地坛,遇见了常来园中散步并且最终携手白头的夫妇,遇见了每天雷打不动来唱歌的歌唱家,遇见了上下班穿梭在园中的女工程师,遇见了一对特殊的兄妹。如果没有走进地坛,不会遇见这些人,更不会将遇见的这些人写入一篇名为《我与地坛》的散文集,更不会生发出那么多对生死的思考与领悟。

走进地坛,绝不是逃避。是需要一方净土,只为学会接受事实,与自己和解。地坛荒芜,正如那个残废的躯体。但地坛并不衰败,正如那支雄劲的笔。古园凋落、凄凉,却也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古园荒芜的同时诉说着历史,同时寻找着意义。这是史铁生笔下的地坛,自然而然与史铁生融为一体,成为他传达思想的众多载体之一。

在读者看来,这古园也许并不如史铁生笔下那般荒芜,其中的小生灵也不如文中那般富于情趣。古园从未想过,一颗心灵会在此得到净化和升华。时光在指缝间流转,当身躯愈来愈累赘,灵魂也愈来愈轻盈。泰戈尔说:有一天早晨,我丢掉了一切,从此我的脚步便轻盈了。这位青年丢掉一切,做好最坏的打算,反正都是要死的,那么就活着试试看?当然,这样的心理过渡与心理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倾注了太多的时间和思考。史铁生花了将近整整一生去治愈。

但恰是只有精雕细刻的东西,才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拷问,经得起打磨,进而变得弥足珍贵。走出地坛,他已是晚年。从曾经身在地坛,却催生出《我在地坛吗》的怀疑,到现在身不在地坛,但澎湃地说出《在安静中寻找地坛》,而不是在地坛中寻找安静。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的自信。殊不知,在这样的决绝与果敢背后,是多少个消沉且焦灼的日夜。外人很难想象一个灵魂要历经多少光阴的磨难才得以蜕变,更难体会这个灵魂走出宇宙布下的迷宫需要多大的勇气与能力。

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这样的心理过渡与心理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倾注了太多的时间和思考。史铁生花了将近整整一生去治愈。